

一生的花*

秦莹亮

桃子已经二十六岁了，可还没有结婚。

“什么时候才能参加桃子的婚礼呢？”热心的邻居大婶们，在见到桃子的父母的时候，总是这样追问。

“桃子什么时候才结婚呢？”已经成了家做了父母的旧日同学们，见到桃子的时候，也总是这样问着。

没有结婚的桃子，有时候应邀到朋友家里去做客。

在布置得很漂亮的房间里，跟年轻的夫妻面对面地坐着，大家一起喝茶，吃点心，看照片，聊着有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007153327/http://m.zuowenku.net/372272.shtml>

趣的事情，度过一个轻松的下午。

眼睛可是悄悄地，一直留意着墙上的大钟——
啊，还有一个小时就该告辞了。

还有四十分钟了。

还有……

时间一到，桃子就站起来感谢主人：“我该走啦。
谢谢你们请我来，今天下午过得真高兴。”

于是主人也热情地回答道：“哪里的话，桃子可
要常常到我家来玩，不要一个人呆在家里。”

结束了拜访，正是黄昏降临的时候。城市的上空，
堆着玫瑰色的云块，暮色正从天边一点点展开。

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就像落上了尘土的星星。

在暗淡的灯连成的路上，走着独自回家的桃子。
渐渐的，桃子不愿意出门，也不愿意去做客了。
父母都很担忧。

“这孩子，变得孤僻了啊。”

“这样下去，怎么行呢！”

在自己的卧室里，桃子好像总是听见父母在门外叹息的声音。

“也许应该自己搬出去住吧……”桃子心里计划起来了。

桃子开始留心橱窗上、报纸上的分类广告了。

在城市里，出租的房间，样子都差不多。有四方的灰白色的墙，从窗口望出去，只看见成群的灰色高楼。走进去，就像被关进了一个很久不用的抽屉里

“住在这样的房间里……”桃子一直犹豫着。

一个黄昏，报上登出了一则小小的启事：“花地旁边的木屋出租。”

短短的广告，被花朵图案的分隔线围绕着。

桃子想开了：“这个城市的什么地方，才有花地和木屋呢……”

但是，广告千真万确地印在那里。

桃子是着拨通了电话，很久都没有人来接。不知怎么，桃子仿佛听到了那一头响起的铃声。是在远离人烟的地方，空寂的木屋里，一声又一声响着的电话铃。

终于，一个老婆婆来接听了。

“是位年轻的小姐啊！”老婆婆似乎很高兴，

“不是有心的人，可看不到这个广告啊。这个星期日，你就来看看房子吧。”

老婆婆告诉了桃子去木屋的走法。

星期天的清晨，桃子坐上了横穿半个城市的公共汽车。

春日的原野上，只有这一条狭长的公路，无穷无尽地伸展着。车窗外，吹来了五月的熏风。在有节奏的轻轻颠簸中，桃子朦朦胧胧地睡着了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桃子睁开眼睛，车上的旅客只剩下自己了。

汽车停在了一片花海的中央。

像被漫山遍野的花毯陷住了一样，长长的绿色巴士，静静地停着，风里满是芬芳的花粉气息。

桃子扶着车门，慢慢地下了车。

这是一望无际的花的原野。浅红和绯红的，是蔷薇和杜鹃；金黄的，是迎春花和油菜花；粉红的，是天竺葵和樱草；月白的，是百合花和铃兰……像是把失落的春天都集中在这里了，带着朝露的数不清的花朵，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灿烂地开着。

究竟有多少年，没有来过这样的地方了？还是少女的时候，曾经骑着单车一个人来过的挂着彩虹的原野吗？还是更早更早以前，无忧无虑地奔跑过的夕阳下的花地？或者是许多年前，特别珍惜的圣诞卡上，曾经画着这样开满鲜花的原野？后来，那卡片遗失了，画面却变成了沉在心底的影像。

在花地中央，被花的海淹没了裙裾，桃子忘却了寂寞和伤心，觉得自己又变成了多年以前的少女。

在不远的地方，桃子看见了自己要找的木屋。

那是一座小小的木阁楼，紧紧地挨着花地建造起来。从台基到屋顶，每个缝隙，都有细细的藤蔓花

朵向外伸展着。看似用木板潦草钉起来的盒子，里面却满满地盛着鲜花。

这座房子，让桃子想起自己小时候，用玩旧的彩色积木，小心地砌起来的屋子。桃子喜欢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

一位老婆婆，正精神饱满的坐在木门前那窄窄的梯级上。

奇怪的是，她的衣着由鲜艳又罕见。她穿着一条绣满了花朵，像草地一样绿的披肩，戴着好像蒲公英绒球一样洁白蓬松的帽子，让人真想“噗”地吹一口气，看那帽子会不会一下子给吹散了。

“你就是想租房的女孩吧？”老婆婆微笑着问

“嗯，是我。”虽然是初次见面，恳求有一点不容易说出口，桃子还是热切地说了：“我喜欢您的房子，请租给我吧。什么条件都行。”

“姑娘，你还没结婚吧？”注视着桃子的眼睛，老婆婆突如其来地问了这么一句。

“啊……”吃了一惊的桃子，不好意思地摇摇头。

“待嫁的小姐住在这里，最合适不过了。”披着草色披肩，戴着蒲公英绒球帽子的老婆婆庄重的说道。她把一把亮闪闪的大钥匙放在了桃子的手心里。

住进阁楼的第一天晚上，桃子好久好久都睡不

这是个满月的夜晚，也许因为窗子特别大，整个房间，都好像浸在了月光的深水里。

月亮地里，白色的薄窗帘轻轻地飘拂着。老婆婆的问话，又在耳边响起了。

“从前，我也有一个要嫁的人啊。”桃子对窗外夜风中的花说道。

像回答一样，风中传来了隐隐约约的花香。这真像好久好久以前梦见过的地方啊。这样迷迷糊糊的想着，桃子终于沉入了梦乡

午夜的时候，桃子惊醒了。

月亮已经落下去了。但是，房间里却被斜射进来的奇异的银白光辉照亮了。而且，侧耳细听的话，像是同时摇响了几千个风铃，静夜里满是细碎的铃声

桃子轻轻地爬起来，伏在窗台上向外看去。窗外的花地，成了一片灯的海。好像天上所有的星，都落在了花地里，发出了凉沁沁的明亮的银白光芒。这不是白天看到的，普通的花的田野了。每一朵花都施了魔法似的亮起来了。风铃的声音，正是从花地里传来的。

像梦游一样，桃子悄悄地开了门。从满是冰凉夜露的木台阶上下来，眼前就是望不到边的花的灯。侧耳倾听，花丛中那种铃儿一样，又急又快的清响，

就是花们摇摆着身子，此起彼伏地发出来的。

“花儿在交谈，”桃子忽然心里起了一种这样的感觉。“让我再靠近一点点……”

一点也没有发出声音，桃子走到了花地的边缘。然而，霎时间，花齐刷刷地向她看了过来。桃子有种被几千道灯光照着的感觉，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。数不清的灯，像万花筒一样地旋转了起来。那缤纷的颜色，像是要把桃子吸进去一样。

“哎呀……”清醒过来的时候，桃子已经站在花地深处了。单薄的衣衫沾满了露水，他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嗦。

小铃的响声，在桃子的耳朵深处渐渐地慢下来了，变得舒缓、清晰和悦耳了。她一点一点地听清了花儿们的话。

一个很娇气的声音，在身边问：“你是谁啊？”

桃子弯下腰，认出来了，这是像小姑娘一样娇嫩的油菜花。“我，是桃子……觉得这样说不大合适，桃子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我是刚刚搬到附近来住的……”

“那么，是邻居了呀。”像玉做的铃铛一样的铃兰，叮叮当当地说。

“嗯。”桃子的心定下来了。她在花地里跪坐下来。顿时，许许多多的花儿向她依偎了过来。在柔软的亮晶晶的花儿包围中，桃子身上暖和了起来。

“你们今晚，为什么这样不寻常呢？”桃子小心地问。

“因为这是满月的夜晚啊。在满月下，花地有特别的魔力。”

“我们是被彼此的光芒照亮的。”许多小金钥匙一样的蒲公英，一起回答道。

想把根平时不一样的蒲公英看得仔细些，桃子的衣角，被什么钩住了。是有刺的棘杜鹃，拉着桃子的睡衣，尖声尖气地说：“你的衣服，太暗淡啦。”

“哎，是的，这是我的睡衣……”看着棘杜鹃那洒着斑点又打着美丽皱褶的殷红花瓣，桃子真的惭愧起来了。

“我们啊，一生只穿一件衣服。”一个特别温和平静的声音在说。这是色泽浓郁的大丽花。“这件衣服，就是我们的嫁纱，即使凋残了也不换下。我们的一生，都是穿着嫁纱度过的……”

“最开始，我们也许是一段根，也许是一粒小小的种子……”这是纤纤的樱草在说话。“可是，我们心里都藏着颜色……是无论在泥土深处睡了多久，都不会忘记的颜色……”

望着盛开的花，桃子深深地难过了。“我，也像在泥土深处啊。但是，我的花在什么地方呢……”

桃子悲哀地想。

“桃子，别灰心。花期有早有晚，说不定，你就是那种开得特别迟的花。”远处，眼睛蓝莹莹的矢车菊温柔地说。

“每个人的心里，都有花。但是，有的人的花，早早地就谢了。于是，他就看不到我们，也听不到我们……”

“桃子，你的心里，也有一朵花啊。”

桃子不觉用手按住了心口。在那砰砰地跳个不停地胸中，真的有一朵自己都从未见过的花吗？是什么样的花呢？

“桃子，你心里的花，是白色的。”身边响起了一个亲切的声音，是仰望着桃子的灯笼花。灯笼花的话，忽然像是在黑暗的房间里，打开了灯的开关一样，桃子心中浮现出了一朵纤细的白花的影像，看见了那满含着寂寞的，细小的花瓣。然后，灯啪地灭了

。花的影像不见了。

“那，就是你心里没有开出来的花……”灯笼花说。

“那……我的花，怎么才能开出来呢？”桃子不觉问出了声。

“要像我们一样，一心一意地……”

“不怕寂寞……”

“不怕冷，也不怕黑……”

“最重要的是，相信自己一定能开出花来……”

铃儿的声音，渐渐低下来了。花的灯，不知不觉中，也从远到近，一盏一盏地熄灭了。“满月的魔法快要消失了。”朦胧中，桃子想道。然后，她的眼皮也沉沉地垂下来，睡着了。

醒来的时候，桃子是在自己的床上。窗前，洒

满了四月的朝曦。

“咦，昨晚……”桃子拼命地回忆了起来。她恍惚记得，自己是在月沉之后的花地里睡去的。身上，好像还留着月夜的露水和花海的芳香。

从这个奇异的夜晚之后，桃子觉得自己发生了变化了。好像心里的一个角落被擦亮了一样，从早到晚，总在期待着什么。也许因为正是春天，无论走在城市的什么地方，总有各种各样的花儿开放着。在桃子眼里，那些花都特别的魅力而可亲。在满月的夜晚，它们会不会也苏醒过来，被一朵一朵地点亮呢？这样一想，桃子就觉得和花儿们共同守着一个美好的秘密

桃子的心，奇怪的变得容易喜悦了。特别晴朗的天气，好听的歌，还有蓝天上的鸽哨，都能使她快乐起来了。已经忘却的事，也不断地在脑海中浮现了

遗忘了很久很久的，少年时代的心情，在桃子身上复苏了。像一把灵敏的小提琴，轻轻拨一下弓弦

，就会响起音符。

这些年来，是从什么时候起，把内心的门，紧紧地关上，再也不会对任何人打开了呢？

“真好像在又冷又黑的地方，一个人待了很久很久啊……”她盼着第二个满月之夜快点到来。

下一个月圆的夜晚，月亮沉落以后，桃子来到了花地里。花儿都已经醒来了，依然是闪烁的，海一样的花灯。与上次不一样的是：“迎春、连翘，还有许许多多别的花儿，花期已经结束了，悄悄地凋谢了。明亮的蝴蝶花、金针花，还有许多繁茂的小草花，又纷纷地开了出来。

“桃子，你来了。”这是即使在夜色中，也特别艳丽的玫瑰。桃子俯下身，抚摸了它丝绒般的花瓣

“桃子，你心里的花，开出来了吗？”许多花儿在问

“哎，哪有这样快呢……”桃子默默地笑了。

“不，不快，对我们来说，一生的时间，就只有一个春天那么长，”玫瑰微笑着说。“不要忘记，你是受过月下花地祝福的女孩啊……”坐在花地里，桃子沉思者抱住了膝头。她想在心里，再次看见那朵纤细的小白花。现在，它在悄悄地破土发芽吗？还是仍然沉睡在泥土深处呢？

“桃子，你的心，被一种颜色占满了。”一直没有说话的野百合，静静地说。

“不把这种颜色忘记，你的花，永远也开不出来。”

“啊，真的吗？……”

桃子闭上了眼睛，努力地回想起来……那不属于自己的，牢牢地关在心里头的颜色，会是什么呢？

“让我们来帮助你吧。”许多花儿叮叮地说。

“桃子，在我们中间，挑一朵你最不喜欢的花儿吧。”

“哎呀！”桃子小声地说。

在像铃儿一样响着，小灯笼一样亮着，看上一眼也会头晕目眩的花海中间，挑出一朵不喜欢的花儿……桃子还是蹲下身子，仔细地分辨起眼前的花来。

“叮叮叮叮叮。”

被桃子看到的花儿们都轻轻摇摆起来，像是在笑：

“可不是我呀。”

桃子的耳畔响彻了几千重的细碎铃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桃子的眼前一亮。一片熟悉的色彩，从花海的深处，一下子跳了出来。那是一丛红色的凤仙花，

凝然立在月下，一点也没有笑意地团团开着火红的花朵。那种红，像是要夺去人的魂魄一样，越看就越觉得红到心里。已经淡忘了的痛苦，一下子回到了桃子心上。

那丛凤仙花，让桃子想起了那个手指上染着寇丹、头发像缎子一样黑的美丽女孩。桃子要嫁的人，就是在认识了那个女孩之后，才取消了婚约的。

后来，套子的未婚夫和女孩一起离开了他们的城市，到远方去安家了。那丛火红火红的凤仙花，让桃子想起了从前的伤心日子。

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桃子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涌到眼眶里。

花儿挤挤挨挨地站在一起，叮叮地悄声说着：“找到了。”

声音越来越大，在桃子耳边响起了这样的话：

“带走吧。”

“把她带回家去吧。”

把那像女孩子一样美丽的、连看一眼都觉得痛苦的花带回自己的家里？桃子的心像是被猛扎了一下

花儿们大声吵嚷起来。

“带回去吧！”

“听我们的话，带回去吧！”

花的声音变得又嘈杂又震耳，像一片打击乐，越来越尖利，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了。洁白的小铃兰，拼命摇起了自己所有的铃铛。

桃子捂住了耳朵：“好吧。”

就这样，桃子采下了红色凤仙花，把她带回家里了。

她找出了空玻璃瓶，盛满了水，把花放在照得到月光的窗台上。

最初的几天里，桃子和凤仙花谁也不理睬对方

然而，每当桃子悄悄地注视着凤仙花的时候，好像真的有一种灼热、痛苦的神秘颜色，在汨汨地向外流去。桃子的心，也不可思议地，变得越来越平静

一个月夜。

“桃子啊，用我染指甲吧。”凤仙花忽然说。

“啊？”桃子吓了一跳。

“把我摘下来，做成蔻丹，染你的指甲吧。”

凤仙花清清楚楚地说。

“这……”

“快，我就要开败了。”凤仙花催促道。

“可是，为什么……”

“这样，对你对我都会很好的。快找我的话做吧……”

桃子一瓣一瓣地，摘下了红红的凤仙花。像小时候用花花草草打扮自己一样，在月下的窗台上，她把花瓣仔细碾成了红色的汁液。这样做着，桃子心里渐渐有了一种温柔的感觉。她仿佛听见凤仙花在无声地说：“这，也是我深藏着的颜色啊……”

在捣好的花瓣里加进明矾，桃子用纱布蘸着凤仙花的汁液，染红了每个指甲，然后又在月光里晾干。鲜艳透明的指甲涂成之后，桃子的心，彻底安详下来了。心底那秘密的殷红色，终于一点点淡去，最后

完全消失了。

“好像告别了过去的自己一样啊……”桃子快乐的想道。

一个黄昏，有人咚咚地敲响了木屋的门。这样偏僻的地方，谁会来呢？桃子开了门。门外，是陌生的年轻男子。

“我迷路了，能告诉我，这是什么地方吗？”男子有非常亲切的脸和声音。

“我本来是想散散步，结果不知不觉地走到这一带来了，这是我完全没来过的地方。”

“啊……”

桃子问了他的住址，认真地为 him 指点方向。

男子并没有马上离开。

“今天不知是怎么了，像被路边的花指引着一样，一个劲儿地往这个方向走……等看到花地的时候，才知道迷路了……”

“然后，一直走到这里，才好像到了目的地似的。真是奇怪的事情啊。”男子注视着桃子说，“能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吗？”

桃子犹豫了一下，说了出来。

“桃子小姐，涂着这样的蔻丹……真像是我小时候邻家的女孩啊。”男子微笑着说。

桃子不知怎样回答才好。她低下头，欢喜的感觉，一点点升起来了。

那以后，男子常常来拜访桃子了。

“桃子小姐住在这样的地方，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觉得分明是花的精灵啊！”他这样说道。

“那么，你觉得我是一朵什么样的花呢……”桃子轻轻地问。

男子凝视了桃子很久：“像一朵小小的白花呢……”

桃子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她的眼睛有点湿润了。

不久，桃子就答应了他的求婚。

在准备退租的时候，桃子才想起了一件事。报纸上留下来的联系电话，就是小木屋里的。那么，如今，要到哪里去找那位老婆婆呢……

把放着租金的信封，留在了桌子上，桃子怀恋地锁上了小木屋的门。不久的将来，这里还会住进新的女孩吧……

当桃子作为新娘，再次来到花地的时候，已经是深秋时节了。

原野上，只有星星点点的天竺葵和大波斯菊寥落地开着。曾经漫山遍野盛开的花，像雪一样的消融了，连一点点痕迹也没有留下。但是，桃子知道，在看不见的泥土深处，那些根和种子正静静地沉睡着。它们的心里，都藏着秘密的颜色，等待着属于自己的花期。

站在空旷的花地里，飒飒的秋风从身边吹过，桃子隐隐约约地听到了那些随风远去的花铃。

“要永远永远，在心里开着花啊……”

桃子悄声说：“谢谢了。”

她仿佛又看见了在满月的光辉里，一直开到天涯的花。

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朵花，愿它，开到天涯。